

廈門人

陈慧瑛 著



廈門人

陈慧瑛 著

鹭江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厦门素有东方瑞士之称，她那百态千姿、如梦如幻的花容海色，早已为世人垂青。然而，要了解这颗亚洲明珠的真正价值，还必须了解厦门人。

《厦门人》是归侨女作家陈慧瑛的第五本集子，作者以其柔情婉约、隽美飘逸的风格，构筑了一条美丽的人物画廊，绘声绘色描写了特区儿女卓越的才华，拼搏的精神、温馨的人情以及丰富甜美的心声。

厦 门 人

陈慧瑛

*

鹭 江 出 版 社 出 版

(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8.22印张 3插页 154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

书号：10422·34 定价：1.35元

趙庭門人代序

八閭年愛家山五九歲

蘭芷芬芳史鴻跡門人物

詩歌移雨斗接光若

西堂書屋志



目
录

陈半仙传奇.....	1
竹叶三君.....	36
留美归来.....	44
古刹名厨.....	76
梅花魂.....	88
美丽的迎宾花.....	97
风流巾帼.....	10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114
小谢的魅力.....	129
弄潮儿.....	136
竹园轶事.....	153
钟情.....	173
故乡的歌手.....	196
春泥.....	209
海梦.....	216

秋从海上走来.....	236
苏晨与厦门.....	247
杜妮丝小姐.....	251
他从彼岸来.....	258
陈若曦印象.....	267
威姆先生.....	274
萍踪俊影.....	281
后记.....	291

陈半仙传奇

楔子

相传东周时，有扁鹊，医术超人，过虢国，闻虢太子死近半日，入而视之，断为昏厥之症，进而治之，竟起死回生；东汉时，有华佗，救人无数，一妇人怀孕六月，腹痛不安，佗视脉，告妇人：“胎已死矣！”叫人用手按其腹部——胎在左是男孩，胎在右是女孩。人云：“在左！”佗用汤药让妇人堕胎，果然下一男婴，妇病即愈……

几千年来，扁鹊、华佗、素享“神医”美誉。然而，这些中医界的祖师爷，毕竟年月过于久远，人们只能藉典藉、医书，略知大概，至于其神韵风采、回春妙术，却无从一饱眼福了！

想不到八闽宝地、厦门城中，有一位八十四岁的华侨领袖、中医圣手陈应龙先生，半个多世纪来，凭一支银针，一技“灵子”术，医治无数疑难

顽症，竟是扁鹊重生，华陀再世。

陈老先生声名，不仅传遍中华九洲，更远播东南亚星、马、菲、泰、缅、越、日本及欧美各地……海内外人士，称其陈半仙。

半仙足履所至，莫不有口皆碑。于今虽垂垂老矣，却仍童颜鹤发，闻鸡而起，每日救死扶伤、奋斗不息。其平生事略，有金戈铁马之轰烈；有虎口余生之惊险；回天有术，恶症手到病除；“灵子”无私，绝技造福人群——

笔者撷其要者，作一番素描，以飨读者。

罹沉疴初探“灵子”

走天涯丹心济世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腐朽的清王朝政权如风中危楼，摇摇欲坠，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神州大地任人瓜分豆剖、蚕食鲸吞，以致城乡经济凋蔽、危机四伏。

就在这样的年代——一九〇二年初春，闽南龙海县白水镇方田后港村，一户贫寒的农家，一个瘦小的婴儿——陈今声呱呱坠地了！他的父亲陈尖福，因家乡衣食无着，只好远渡重洋，出外谋生，赶不及亲临弄璋之喜。

这孩子原生得孱弱，来到世上后，又当爹又当

娘的母亲，终日忙于田间农活，也无法专心照料他。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失调，自幼体质便极差，风吹不得，雨淋不得，时时与病魔作伴，一年到头，走医生的门坎不断。

农家孩子，纵使体弱，也娇惯不得，一年四季，栽葱、插韭、种蒜、种芹、砍柴、割草、犁田、戽水、下水田、挑大粪等一应农活，小今声全干过。

陈尖福辗转新加坡、雅加达一带当小贩，通常三年回家一趟。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孙中山去南洋宣传革命，又受了些民主思想的熏陶。回乡来，便从儿子开刀，大力向村民宣传剪辫子的好处，又鼓动村童上学。眼见长子今声渐渐长大，便不肯让他终日务农，要他和弟弟好好上学读书。

今声从此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写描红。无奈身体虚弱，加上天资鲁钝，学业总赶不上人家，一册“学而·第一”，三年也念不完。父亲看他读书着实太笨，就让他到邻村去拜一个落第秀才为师。他离开了母亲，又要读书，又要煮饭洗涮，终日头脑昏昏沉沉，緊紧张张，有一回老师要考试，他急得饭也烧焦，锅也打破了。

一九二二年，他的表叔蔡木豆在海澄东门外下仓社办了一个“崇仁学校”，他和弟弟，便一起去“崇仁”求学。弟弟很聪明，读书潦潦草草，一考试，却常常得满分；今声觉得自己生得笨，只好格

外勤奋，口袋里老揣着一本书，见老师就问。过了两年，竟考进了厦门集美师范。弟弟虽聪明，学而不习，久而久之，渐渐忘了。到后来，甚至把字都忘光了，走到厦门，连男厕、女厕也分不清，这是后话。

集美师范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捐资兴办的学校，今声来到这里，一切都很满意，无奈体质太差，一年到头常生病，延医吃药，总不见效。

此时，陈嘉庚先生之弟陈敬贤刚从日本归来——敬贤患肺结核第三期，请遍海内外名医，病情不见好转，从新加坡回国时，英国医生嘱他：回去好好休息吧，反正无法可治了。他想，坐而等死，不如去日本走走。因此，他东走扶桑。在那儿，藤田教授教他“藤田式静坐法”，他认真学习了几个月，颇得其中三味，把这个第三期肺结核也全治好了。病愈回集美，着力向乡人传授“藤田式静坐法”，陈今声便前往学习。

每日清晨六时，今声拿一块凳子到天台去训练静坐——据说，静坐此道，儒、释、道三家各有妙法，今声曾阅读蒋维乔《因是子静坐集》，蒋氏强调绝对静止，如达摩面壁九年一般。而“藤田式”静坐要求气贯丹田、口中发声：“我欲静而脑偏要动”——藤田以为：口中出声，脑子就不会胡思乱想，可以真正“入静”。

这是陈今声初涉灵子气功之术，无奈时学时辍，收效甚微。

当时，军阀混战，政局黑暗，共产党的地下革命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陈今声自童年时代起，就耳闻目睹家乡的劳动人民在官僚、地主、土匪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下，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到集美师范上学后，许多进步学生闹学潮，又无形中给了他革命的启蒙教育，从此，几十年间，他一直追随共产党，追随革命，虽倾家荡产、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仍矢志不移，直至今日。

一九二六年，党在海澄县建立据点，陈今声离开集美师范，前往参加革命活动，在海澄西门街开设一家出售进步书刊、日用百货并兼营照相业务的小店铺。因店面坐东向西，正对月溪，店号便取名“月溪商店”。楼上的照相室后面的暗房，就是党的秘密集会地点。不少党员、革命者时常在店中传阅进步书籍和地下党刊物。

北伐军进漳州后，石码、海澄诸镇随即光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陈今声积极配合“反郑”、“倒蓝”等打击土皇帝的斗争，于是年底参加了CY组织。

谁知次年暮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山雨欲来风满楼”，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海澄地区，反动派到处迫害革命者。“月溪商店”目

标很大，组织上通知“店员”各自疏散，陈应龙只好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到新加坡，在表叔蔡木豆开设的大中侨信局当职工。

狮岛岁月，一晃三年。三年间，今声病不离身：头晕、作呕、神经衰弱、简直度日如年。表叔说他离不开母亲，离不开故土，看来只好还乡。一九三〇年，他果然潜回故乡。一面在白水营碧溪中心小学当教员，一面继续与一群地下党员一起暗中反蒋、反贪官污吏、反土豪劣绅。结果，重新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

一次，他从海澄乘汽车到浮宫，由浮宫搭船到白水营，在船上，他看见浮宫船里有军队走动，心中不免起疑，便不肯下船，向上船兜揽生意的小贩，买了两分钱瓜籽儿，边嗑着边观察动静，然后瞅个空儿，雇了条小船返白水营来。轮船比他的小船跑得快，待他回村上，白狗子已经到他家来抓人。他父亲听得一片打门声震得地动山摇，气得脸发青，嘴唇发紫：

“今声，你干了什么坏事，惹祸上门？”

“不，阿爹，那坏人与我同名同姓，他们抓错人了！”今声担心老父受惊，只好撒了个谎，然后跑到屋后，往墙外扔了个箩筐，门外的白狗子以为人逃了，丢下他家往前就追。他乘机朝相反方向跑了。待白狗子发现上当受骗，便一窝蜂拥到他家

来，抢他的家产，连他的妻子蔡氏的嫁妆也一抢而空。父亲受惊后气急忧虑，从此一病不起，三个小孩子，一男二女因受惊相继死亡，一时家破人亡。

反动派猖狂的缉捕，迫使陈今声不得不再度背井离乡，逃往印尼。

黄埔滩求师问道 大青溪一鸣惊人

据说，本世纪初年，东瀛日本有位穷愁潦倒的失意政客，被政府遣送还乡，县行署每天派兵士一名，日夜监视。此政客失去人身自由，万念俱灰，独自遁入空林，不吃不喝，终日躺在一块大青石上，准备绝食于此荒山旷野之中。每天面对幽谷长林，只见“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不知不觉一睡数日，待到大梦醒来，便觉得腹中生出一股神奇的力量，身体能突然自动，愈动益烈，呈种种形态。四肢能飞山走石，攀藤附树，真是矫捷如猿，体轻似燕。如是一周，奇态百端，竟不知身在人间否。乃悟出人于饿食时，全身恶坏，弱小的细胞已全死去，剩下的便是极其勇猛强壮的细胞。从此潜心研磨、努力修炼，方知人体生命之根本，原属太灵，静坐、静卧后之“自动”，即所谓人体之内“灵子”显动，因此，

悉心研究出一种延年祛病的养生气功之法——灵子术。

再说陈今声逃难来到印尼，先在雅加达新华学校当教员，后来又到梭罗平民学校任校长。

是时，陈今声依然疾病缠绵，体虚质弱，经常是头重脚轻，眼花口涩、行步维艰。由于极度神经衰弱以致连笔也拿不稳，打了多少针，吃了多少药，终不见效。找了一位德国大夫看病，这位大夫给他全身上下检查一通，生气地说：

“你根本没什么病，休息休息就行了！”

无奈确实动辄昏昏沉沉，四肢无力，休息吗——栖身异国，不工作便没饭吃，他只好拖着病躯，强执教鞭，以求温饱。

陈今声曾风闻那位倡导灵子术的日本失意政客的奇迹，心仪久之。却苦于无由探得其中精微。有一回，他看见一本日本《冈田式静坐法》，便买来照书练习气功。恰好他就职的学校租了一座旧时的宰相府作校园，其中花园亭台楼阁，十分美丽幽静。赤道气候，每到午后，阳光如火，学校便放了假。于是他利用下午时间，到花园中认真练功，渐渐竟意会神通。二月之后，体重居然增加了十几斤，而且脸色红润，精神健旺，不用吃药，身体竟一天好似一天。盘坐中，身体会振动，每当振动时，便觉得丹田力饱，身轻如鸿鸟，有腾云驾雾、飘飘

欲仙、似将乘风而去之感。至此，那位日本政客久卧山林后“灵子”显动的经验，他便亲身体味到了。只是对于个中奥妙，终究不明。

有一天，他偶尔翻报纸，看到报载上海有一个中国精神学研究院，院长包芳洲，是研究催眠术的专家，对灵子术，颇为精通。陈今声不禁欢欣雀跃，心想良师就在祖国，将来非亲往上海求师不可。

陈今声在任梭罗平民学校校长期间，正是祖国“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爱国将领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淞沪血战中的业绩，给以海外侨民以极大的鼓舞。今声积极组织华侨学生演戏募捐，献给十九路军，从而引起印尼的荷兰殖民者的注意，荷兰政府突然袭击检查了平民学校图书馆，并准备逮捕陈今声。

身居异国，仍然逃不脱政治迫害——此时，恰家乡来鸿，告以老父病逝，催他回家，他想乘此机会回国参加十九路军抗战，便假奔丧之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终于风尘仆仆地来归故国。

他回到了海澄，当地地下党分配他到港尾地区组织农会，没想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闽变”失败，反动当局追捕进步人士。他又属在捕之列，只好隐蔽到厦门鼓浪屿去。

隐居鼓浪屿数月后，由厦门开明资本家蔡建芳、共产党员蔡林晖推荐，到厦门全民学校任教，

后又推荐出任港尾区区长，任职期间，他力图减租息，为贫苦农民干些有益的事，当局发现陈今声与共产党有联系，他捐税课不上，壮丁也完不成，言行举止与他们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便又一次下令逮捕他。

那一天，天刚蒙蒙亮，今声还在梦中，突然响起扣门声，他赶忙披衣下床，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会计：

“陈区长，快跑，有人抓你来啦！”

陈今声急忙穿上汉装衣裤，化装成农夫模样，匆匆出走，当地农民一路掩护他，把他送往海澄境界。待到官兵临门，只见房舍一空。原来今声走后，他的妻子蔡氏也躲到邻居家的灶腔里，灶口盖了稻草，一群士兵在左邻右舍呼喝一通，找不到抓捕对象，只好悻悻而去！

家乡无立身之地，他只好逃到外地。他决心往上海，也好前去求师问道，了却多年来萦回心头的宿愿！

一九三六年，他买了一张船票，青衫布履，只身来到黄埔江畔，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中国精神学研究院。学校倒同意让他入学，只是家乡叔伯赠他的那一点盘缠，除去船资而外，已囊中空空如也。学费、饭费自然交不起。百般无奈，只好红着脸求助于院长：

“先让我上学吧，我马上寄信请海外亲友资助我，如果一个月后我交不出钱，便把箱子里那套洋装交出来！”

院长包芳洲原籍广东，日本侨生，气功底子极好，是中国第一个传授催眠术的鼻祖。他被今声的学习热诚感动了！终于收下这位清寒的门生。

今声将自己在海外学气功自发震动的情景告诉包芳洲院长，并为他作了表演。院长说：“灵子术有灵子显动、潜动二种，你这是属于灵子显动！”

接着，包芳洲院长便开导他：

“什么叫灵子术呢？——人为万物之灵，每个人体内都有一种能发出能量的‘灵子’。‘灵子’是在体内不断运行着的精微物质及其所含能量的概括，是生命的原动力。‘灵子’对于人的生、壮、息、死关系至大，对于病态反应也极为重要。倘不知用此，放任自流，生机必然受到损害。所以，灵子术就是将流散的‘灵子’积聚和运行的一种功法。经过气功的修练，可达到散者可收，聚者可布的奇妙境界，当其恢复平静，人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

包先生又说，我国秦汉时代，道家方士就倡兴一种运用下丹田腹力激发“四肢自动”的功法，相传汉武帝就是得益于这种功法而长寿……

今声听后，顿开茅塞，自此，依名师指点，闭